

憶主僕何曉東老弟兄 Pauline Mok (莫世淳)

我首次與何曉東老弟兄見面是在2009年。他被邀請來洛杉磯為一位牧師寫傳記。我有幸可以招待他來我家小住。我曾經拜讀過他的大作，所以對他的名字一點不陌生。沒見面以前，我一直以為他是一個不苟言笑，語重心長的屬靈長者。相談之後，才發覺他是一個談笑風生，和藹可親的前輩，與我們打成一片，毫無代溝，難怪有人稱他為“老頑童”。在餐桌上他更是笑話連篇，令人噴飯。他的胃口很好，但是吃而不胖，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超重過，以現代人的眼光看，這是福氣。他看上去就像一根長竹杆，手長腿長。

他年輕時曾經患過小兒痲痹症，以致他走路有些困難，肩膀一邊高一邊低。我家的客房在樓上，我擔心他上下樓梯不方便。但他卻不以為然，堅持走樓梯是好的健身運動；走路時也不用柺杖。他告訴我，他的秘訣是兩腿叉開和兩手放在背後保持平衡，然後一邊走一邊讚美神，讓聖靈來幫助他踏穩腳步；由此可見他對神的信心。

他一直住在東部，冬天風雪交加，寸步難行。到過加州後，他愛上加州的陽光，決定來一個東西岸的大搬遷。但決定是一回事，能否成行又是另一回事。他對一位做地產經紀的弟兄開出了他的三大條件：1) 要非常靠近教會，使他可以自己駕車去參加各樣的聚會，不必麻煩別人接送；2) 要有兩個臥室，一個供他藏書及寫作用；3) 價錢要在十萬塊上下。那位弟兄聽了覺得很為難。加州房價比他原來住東部的房價高得多，要找十萬塊左右一個房間的房子已經不容易，何況是兩個房間，又要靠近教會，有可能嗎？但是，何老弟兄相信如果神要他搬到加州就一定為他預備適合的房子。果然，神很恩待祂的忠僕，就在離教會一哩路左右的地方為他預備了一間這樣的房子。只是有一個困難：房子是兩層樓，臥室都在樓上，他上下樓梯會比較吃力。我們替他擔心，他卻信心十足地說沒有問題，他藉此多做一些運動。就這樣，他買下了人生第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，人也搬到了加州。

他一住下來便熱心參加教會各樣不同的聚會，也投入教會的事奉，主要的仍是文字工作。牧師有意要出一本會友的見證集；順理成章地，何老弟兄便成為主編，他把收到的見證打入電腦，加以整理，單是這項工作便夠他忙的了。尤其是有些人的中文程度不夠好，詞不達意，錯字連篇，他要花很多的時間來修改，但他沒有一點的怨言。他雖是八十五歲的老人，卻是人老心不老，辦事認真，幹勁十足。他積極邀請弟兄姊妹踴躍投稿，只是有些人的稿子遲遲交不出來，以致到他回天家時，這本見證集尚未完成。非常可惜。

何老弟兄很獨立，喜歡獨居。他有早睡的習慣，除非是有聚會，否則他晚上八點多九點左右便睡覺，半夜三點便起床禱告與讀經，用最安靜的時間與神靈交，然後才開始寫作的工作。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；最初是投稿基督教刊物，隨後把文章收集起來，自費出了第一本書「一把麵粉一點油」，跟著他寫了「萬能之鑰」與「腳前的燈」這兩本小冊子，幫助了很多慕道友與初信主的人。此後，他又發行了幾本有關信仰的短文集，他也寫過屬靈一類的小說與翻譯過一些英文的真實故事。經過不同的嘗試，最後他專注於寫傳記，到處挖掘中國基督徒們的好見證，前後大大小小一共出版了一百三十多本的傳記。他很慷慨，很多時候，版權都送給出版社，自己只拿回幾十本書而已。他從小就有做文藝作家的夢，神卻使他從夢裏出來，進入神為他所預備的現實中，給了他更有意義的寫作工作 --- 他所出版的書，使人看了可以信耶穌得永生，進入神的國度。這是事實，不是夢，有永恆的價值。何老弟兄作了最明智的選擇，他在天家的賞賜是人不能奪去的。

因為他曾經患過小兒痲痹症，兩腿力氣不夠，後來漸漸惡化，2011年10月初，他半夜在家摔倒，清晨打電話請教會的黃奇豐牧師去幫助他起來。我們很想找人陪他住，但他堅持不肯。我帶他去看他的醫師，醫師也覺得他最好住在有人照顧的公寓 (assistant living housing)。於是我替他在他家附近找這樣的公寓，去看了好幾家，但發覺租金非常昂貴，他的經濟情況負擔不起。他的醫師很同情他，替他打電話與寫信給他的健康保險公司，要

求批准他去住療養院。但是，石沉大海，沒有回音。他在十月下旬又先後在家及教會停車場摔倒了三次。黃牧師不放心他，把他接回家去住。10月31日的晚上，牧師睡在他床旁邊的地上，他的腿已經完全不能走，半夜幾次上洗手間都需要牧師幫助。兩人幾乎整夜都沒有睡。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只好把他送到醫院的急診室。我們一直禱告求神讓他可以住院治療。感謝主，醫生果然把他留下了。過了幾天，又直接把他送到療養院。因為是醫院送去的，他的保險公司就要承擔他的費用。他住了一個多月左右，在12月7日午餐後神就使他息了地上的勞苦，把他平平安安地帶回天家。

在他回天家前的兩個星期，他告訴一位姊妹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；他知道他的人在療養院，但他的靈卻被綁架到日本去了，那些人他都不認識，他們把他關進一個房間，像一個地窖，但沒有人理睬他，他覺得很不平安。黃牧師知道這事後便去探訪他，問他以前曾否與邪靈打交道。他說有。在他年輕還未信主之前，他常玩碟仙的遊戲，但他確定邪靈沒有附在他身上。牧師聽後便請他一同做一個宣告的禱告：宣告他是屬主的，與鬼魔無關，主的寶血洗淨他一切的污穢。他很聽話，牧師講一句，他跟一句。禱告後，他的心很平安，邪靈也沒有再打擾他了。

黃奇豐牧師很欣賞何老弟兄，常提到他的各樣美德：

愛靈修，每天清晨即起，讀經禱告與主相交。

愛清心，不容世俗事物（電影，雜誌，報章等）沾污自己。生活簡單，知足常樂。

愛屬主的人，牧師，同工，弟兄姊妹... 都愛，常為他們代禱。

愛聚會，愛服事，主日崇拜，週間聚會；探訪，講道，教日學，寫文章，他都喜歡。

愛讚美，不單開口歌唱，也寫了錫安詩歌來表達心聲。

愛守時，從不遲到，表現出他為人處事的謹慎態度。

愛以色列，相信他們是神特別揀選的，常為他們禱告。

愛主再來，每天做醒等候主，隨時預備見主面。

神很看顧他的僕人，凡事都為他安排好，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。他雖是單身一人，沒有妻子兒女，親戚都在國內，但他卻是教會大家庭裏被尊重與受愛戴的一位。人緣非常好，常有弟兄姊妹送食物給他，帶他進進出出。甚至有時候，他覺得訪客太多，防礙了他的寫作。在療養院期間，更是訪客不絕。他走後，療養院的看護與社工問我們他是何人，為何全院過百的病人中他的訪客最多。這就給了我們一個講見證與傳福音的好機會 --- 神就是如此恩待他忠心的僕人。

因為要遷就他的外甥從國內代表家屬趕來參加他的喪禮，所以日期定得很匆忙，只有下葬的儀式。聽到天氣報告說當天會下雨，我們想來觀禮的人一定不多。沒想到神有奇妙的安排。第一，那天沒有下雨反而有太陽；第二，因著政府耽誤了發出他的死亡證明書，屍身不能下葬。牧師趕緊與墳場聯絡，要求把下葬儀式改為在禮堂裏做追思禮拜。剛好那天所有的禮堂都有人租用，只有最大最漂亮的禮堂沒有人租用。於是管理人員讓我們用這又大又漂亮的禮堂，因為懷念老弟兄的人多，我們用了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，奇怪的是，沒有人來催趕我們，也沒有要求多收過時的費用。神的恩典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，我們的神真是奇妙。

從何老弟兄身上看到神的信實，投靠祂的人真是有福。最後我以他所寫的一首詩歌（我有時候）做結束，讓他用自己的話來表達他的心聲：

我有時候真不明白，為何主這樣待我，時常流淚低聲嘆息，埋怨患難這樣多，在禱告時我求告恩主，使這些患難離開我，但主漸漸讓我知道，患難結成幸福果。

我有時候真是憂傷，日子不知怎麼過，寂寞和孤單環繞我，滿腹痛苦向誰說，

但我主以慈聲告訴我，這路祂以前都走過，祂能體貼我的傷痛，給我安慰勉勵我。

我有時候心懷不平，別人凡事順利多，惡人遭遇好過義人，在世享福過生活，但我主清楚讓我知道，今世享受不算什麼，這一切都快要過去，我們盼望在神國。

我現在常常享安樂，不再憂傷和難過，從此不再多發怨言，凡事信靠和交託，主的安排全部是美好，雖然有時會起浪波，無論晴天或是陰雨，開口讚美主恩多。

願意我們效法他的榜樣，少埋怨多讚美，常常數算主恩多！